

苏 批 孟 子



蘇老泉著

標點
增補

蘇

批

孟

子

上海啓智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

蘇批孟子

著者 蘇老泉

發行者 上海法大馬路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啓智書局

印刷者 上海法租界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 啓智印務公司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改售實價

大

角

因原料飛漲暫照左列售價發售

序

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其言爲明道之言，區區以筆法求之，抑末矣！然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熟讀亦可以悟作文之法；所以蘇批一書，操觚家珍同拱璧。老泉嘗有言曰：『詩人之優游，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醕，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皆筆妙爲之也。』筆法而佐以卷軸，落落大家，雄視乎前人；謂孟子文章，妙不可言，惟老蘇文深得其妙，良不誣矣！第此書之在嶺表者，多漫漶不可復識；彥久欲與一二同志蒐羅參訂，稍加推衍，付諸剞劂氏，然有志未之逮也。壬申省

親南旋，適友人趙子錦江相過道故，出其平素著述一端相示，蓋取蘇批訂之集，諸儒論談，並附以己見。顧曰：『增補蘇批孟子。』博而賅，詳而精，無義不搜，無美不彰；久爲老泉功臣，誠有先得我心者，披讀之下，大慰生平。夫制義代聖賢立言，拜獻先資，恆必由之；使爲文皆根柢於七篇，則不特用筆之工，而義理精明，又可因文以見道。今趙子曰與其徒，朝稽夕考，渙然冰釋，發爲文章，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又復壽梨棗，公之天下，以嘉惠後學於無窮，斯不亦仁者之用心乎？噫趙子之博雅好學，觀其所著，可以知其人矣！

賜進士出身誥授奉直大夫禮部儀制司主事愚弟何朝彥頓首拜

序

孟子七篇，史記謂其自作，注疏謂其徒所記，二說不同；要其崇正道，闢異端，固韓昌黎所推爲功不在禹下者也。卽以文論，亦縱橫排纂，俯視一切，駸駸乎駕左國而上之。向傳蘇批刻本，約略指點，爲初學之津梁；近錦江趙先生，更從而增補之，字解句釋，於文成法立之奧，抉摘無遺矣。所可惜者：蘇本批點用硃，故閱者了然於心目；趙概用墨，殊失廬山真面。不忖樛昧，爲重校之，俾其復故；且附入孟子年譜全帙，未必非知人論世之一助也。若云趙爲蘇氏功臣，予更爲趙氏功臣，則予豈敢？

嘉慶橘陽相月番禺後學彭德輝藝門謹述

增補蘇批孟子

眉山蘇 洵老泉氏原本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

蘇云一句截住

蘇云婉切

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

蘇云直諫

提

申

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

：「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

束上

提下

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宕開搖曳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

蘇云却正就上句分開仁義婉切

不廢；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

：「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蘇云多氣
兩段波
瀾。就繳
上文。再
用前語繳

「危」字
「利」字
「對」字

上句，却
放在下，
亦法。

蘇云：「
兩句，先
截一正，
一兩段，
分兩段，
此節引詩
以釋之，
而明賢，
此者而後
之意。」

蘇云「此篇涉引君當道，得進諫之體。」

此章孟子以仁義格君心之利，仁義固重，尤重破利；開口即以「何必曰利」一句，與之截斷，然後進之以「仁義。」下申言「利」邊獨詳，申言「仁義」邊反略；結處重頓之曰「何必曰利，」直與起處「利國」一問，針鋒相對，結構精嚴。利在則弑奪必至，仁義則遺後亦無。是有利必有害，而仁義未嘗不利也；兩下相形，于「何必」「而已矣」之神，逼得更緊更醒。提處承惠王言「利」來，故接以「何必曰利」句，應處承不「遺親」「後君」來，故接以「仁義而已矣」句。極轉接靈緊之妙。結用前語倒轉，是順逆錯綜法，亦以兩包中間法。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二句一章大旨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

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提開
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

轉合

此節引書以釋之，賢者雖不樂，意不樂。

蘇一問：「翻一節，住了，放下了，不覺文勢。」

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麀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賢者亦樂此乎」一問，梁王蓋疑賢者未必樂此也；孟子却曰：「賢者而後樂此」云云，就其所欲，引歸正路，用翻轉一層法，妙妙！引詩後，復隱括詩詞，提出「以民力」三字，跌出民情之歡樂；又先將文王之能樂寫透，然後推本偕樂，倒點出所以能樂之故，筆意警動。「偕樂」「獨樂」兩節眼目，「故能」「豈能」亦緊相呼應。上節收用正筆，下節收用反筆，變化。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而已！河內凶，則移

省句法

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

蘇云：一。起下節。若句。

，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蘇云又總一句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蘇云疊上了結一段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蘇云總上七段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

蘇云：「就結一轉。」
波翻作二。
蘇云：「上二段。」
承上二段。
方作一段。
句答上關。
結。

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盡心」二字，通章著眼處，梁王以救荒爲盡心，孟子故歷舉王道之始王道之成以告之；見王者經畫區處，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不憂乎凶歲，不假於移民移粟，方是盡心。末節極言時政之弊，一則曰「不知檢」，再則曰「不知發」，一直是全無心肝，何得爲善？都與「盡心」對針。孟子取譬，無不入妙；眉山父子長於設喻者，皆得力於孟子也。「棄甲曳兵」等喻，語語切當；入後「刺人而殺」一喻，妙語更覺解頤。次節起處不接梁王口中語，突出「好戰」，可謂奇峭。「無望民多於鄰國」句，緊承上「鄰國不加少」二句，打轉有力；然先設一喻，方行說出，又不見唐突，妙。文章要整齊，又要變化；不違節，疊排三層，用二句總上遞下；五畝節，疊排四層，亦用二句總上遞下；章法相配，是整齊處。上節正收，下節反收，是變化處。梁王「何也」一問，分明有罪歲意；「王無罪歲」二句，直應起處。「天下之民至」，則不但多于鄰國而已，收應周匝，亦是加倍寫法。

梁惠王曰：「寬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前路以梃引起刃，以刃引起政，淺深相形，見虐政殺人，慘同梃亦也。一路以「獸食」「作俑」，「低一層跌起，見虐政殺人，甚於獸食作俑也。通篇全用 襯跌起法。庖有節，正虐政之實，孟子何以不肯開口直說？蓋借他端運遞說來，使王自認其非，然後舉其弊而痛言之，不惟在我不見唐突，在彼亦深服其言，而無以罪之。自古名臣諫君，或設喻引起，或遠遞說來，皆是此法。「率獸食人」句，語

繳只用上一句文
蘇起下者若舞一，承蘇
引證云。一，結關段又上云
蘇起下者若舞一，承蘇
引證云。一，結關段又上云
繳放文，飛此段

奇而確，「爲民父母」四字，極鄭重。「不免」「惡在」四字，極尖極冷，「如之何」三字，極悽惋。

，極警切。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

，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

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應莫強孟子對曰：「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

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

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

，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

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

蘇云：「
一句起，
分兩段。」

蘇云：「
承上一段，
引證結」

「王請勿疑。」

開口欲言今日之弱，先追昔日之強，情致悽愴。「地方百里」二句，通篇轉振。梁王只從強弱起見，「如何則可」一問，未免有喪敗之後，難以復振之憂。孟子却橫空落「百里可王」一語，以破其強弱之見，作其有爲之氣；蓋曰王則瑣瑣報怨，不足言了，亦是扶進一層法。王天下在於施仁政，仁政不外教養，「如」字，「可使」字，通節一氣，啣接貫注，筆力雄大；收用長句，更見壯浪。「撻秦楚」句，正與「東敗」「西喪」三句相應。施仁節在梁主邊寫，奪時節，在秦楚賓邊寫。「陷溺」二句，賓主兩邊紐合，挽轉「仁之無敵」，與「制梃可撻」相應，法密而力健。末引古語「仁者」二字，收拾施仁節；「無敵」二字，收拾奪時二節；「勿疑」二字，繳明可王之意，收結完密。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

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

。』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

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

蘇云一句答上頓住

千古定論

引喻

蘇再用前語一
結，又開語一
喻於一
前之，中鎖，
前後關鎖，

「王」字
一章主腦

「保命」
二字，一
章綱領。

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

其如是，孰能禦之？標正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

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苗槁誠如是也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截住上意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

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

「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

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

胡齋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

「骨子，一忍二」
「骨子，一忍二」
「骨子，一忍二」
「骨子，一忍二」
「骨子，一忍二」
「骨子，一忍二」
「骨子，一忍二」
「骨子，一忍二」
「骨子，一忍二」
「骨子，一忍二」

古人在文筆
先有見
見牛未見
羊力有一解
牛力何擇
此亦難
項下金鈴
者惟得也

「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

穀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

「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

「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

不忍其穀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

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

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

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

「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

蘇云此段又翻文勢至此已抑不振故必揚之

蘇云

術一也，乃誠一仁
與心是，誠一仁
相見未見一
羊與牛相見一
與牛與羊相見一
擇焉此相一
應前此一節
乃後此一節
賦上以啓一
咸上以啓一
結上以啓一
其察心起一
以下此心起一
下此心起一
擴充其起一
王問足應一
之故心之應一
舉推之心之應一
義告以喻之
却全喻之
言中射是
空蓋不射是
是則不射是
情不則不射是

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

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

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

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

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

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

，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

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

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

蘇云方開前足以王之語

蘇云至此文勢方縱

而退舍之欲引入保民故引喻起

忽然打轉易牛本案平地

驚雷奇絕警絕

蘇云粘上作波瀾

蘇云粘上

提撥不靈，此發端。善於一今。處足，以。恩最緊，轉。得乃一。警策處。蘇云：「此章大抵欲其推愛，然不心推，以之害必也。反以覆下，以之害必也。之覆下，以之害必也。老吾老，一擊合故也。三句，用老一恩根。上句，用老一恩根。說承來，用老一恩根。折枝承來，用老一恩根。以見推恩之易。

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

「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

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

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

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

，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

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

繳應

兩以及字正是善推

引證

斯心二字與上是心相應結

三句收束上文却對下二句

覆筆應上即起下

文意若斷若續水窮雲起

一波

蘇云：懋心字

因一快字逼拶不得不露出私心來

王一是一是心足
在能推其能全
而王不其故能
推在？其重
安反此一王詰不
到此下。一王不
能突此。一王不
語至山此。文轉
勢盡此。文轉
水看山此。文轉
文變他下窮
妙。獨何與
一。獨何與
緊下與兵
構又說矣
却一節者
度蓋先可
物置不之
倒說，不之
以後也。置
正于也。置
，快故以

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

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

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

墨孟齊臣

？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

煩爲字一過

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

緊轉有雲起鶴落之勢

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

生下

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

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

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

設喻

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

蘇云轉就生波瀾

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

，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

打轉喻意

？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

蘇云結上生下

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

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

蘇云應章首樂

，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

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

蘇云就反處轉

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

，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

蘇云臨了却又繳上來

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

一不字，不忍一得，蘇云：「下比」，又「更進」，五步中「轉」，用抑字，既說又明，件說又出，以是王，爲然哉？知其則爲是，是也而故，地說之，王先以等，欲之，所以大，一轉爲起，知其也，難爲知也。

不齊不文字。入王測不起，穀不使中得使。王怪其甚，又說一子殆。有甚焉，再。進一忙趕，再。把一兩字，災。他兩後，心。乃以滅，雄。較之以，勢。挽之反，本。蘇云：「上呼。」至此，上呼。之變化，呼。奔騰控御。蛇若捕龍。之至也。

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通篇分五大段讀：首段至「是心足王」，是許王不忍之心，是以保民致王。次段至「遠庖廚」，是啓王

又應上不忍，一
不「問」字落
得「奇」反
又「將」再
意「束」加
乃「詳」下
之「法」產
蘇「云」：民
此「是」保
處「肉」衣
食「足」與
仰「足」事
母「足」應
無「與」妻
段「與」妻
子「足」應
一「段」與
推「而」之
末「二」句
保「見」得
實「而」得
保「民」王

制，虛論其理，末方指其事；看其通篇血脈貫通，虛實相足，正朱子所謂無一字閒也。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

蘇云倒問兩語却是波瀾

「辨」一字
落得極新

○雖亦同；在辨無固七
小民小；與能與不，不，十
亦同，雖與民只必，其里
大，不，大民同重深有之

孟子善於引君，多類此。「暴未有對，」在暴必謂樂不可好，好樂恐妨于國；「王變乎色，」亦知樂不可好，好樂或妨于齊。孟子乃反欲其好之甚，且謂好之甚則齊近于治；語皆出其意外，亦是翻進一層之法。欲爲王言樂，却先就常情探之，啓發王一段公心，然後可與言同樂；徐徐引入，極有步驟。」「臣請爲王言樂一句，是前後文脫卸處。兩節一反一正，言「獨樂」「同樂」之效，分別出個好樂甚不甚樣子來；都是先將憂喜情形，從空中描繪，方用倒裝文法，點出同樂不同樂，筆意極空靈，極飛舞。上兩節猶是虛設情景，大概言之；到末節方是實勉齊王與「百姓同樂」，所謂「好樂甚」也。「則王矣」，所謂「齊其庶幾」也。直應起處，爲通章點睛。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

跌進一層

：「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

，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

極險，一爲
一其國，一文王之與
民同，一是仁暴，一天正與

「大」字
喚起下三
節。

「此文王
之勇，此

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圍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

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

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

蘇云以樂長字轉

蘇云以小大字轉

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

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

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

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

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

蘇云又振起

關閉甚緊。
蘇云：「
前立論，
前引證。」

附朝饗，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

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

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

：「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

，爲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

息，睚睨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

，爲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

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

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

蘇云結上貫下

蘇云一句結

蘇云就解上四字

蘇云一句結

蘇云一句承

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雪宮之樂，在賢者分上，原無許多道理可說；故只用一「有」字，輕輕帶過，卽引到同民上。「人不得，則非其上，」下語稍硬；故卽接言民之非，然後轉到上之非，筆意圓融。然亦必借上句作襯，下句乃倍有力。「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兩以字渾成，收得上四句足，激得下二句起，極有氣力。

「畜君」「好君」爲通篇歸宿；觀起處孟子說不與民同樂之非，固是畜君。卽晏子對景公之言，旣明先王之法，復陳今時之弊，一則曰「無非事者」，再則曰「惟君所行」，「早將畜君好君之意，和盤託出；結尾一句點明，真有萬鈞之力。「巡狩」「述職」「省耕」「省斂」，豈是觀，亦借作觀看，所謂諷諫也。「無非事者」句，緊對景公「先王觀」之間，束上二項，如鐵鎖重關；然束上又以起下，文法若斷若續。兩節以「爲諸侯度」「爲諸侯憂」，兩句爲片段，參差中有整齊也。「先王無流連之樂」二句，回抱天子適諸侯節，與前「何修可以比於先王觀」句相應。蓋因下文說「惟君所行

，「故先覆轉先王，坐實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下面乃關閉得密，偏撈得緊。結句隱隱見己之納諫，都是好看；望王聽言，與民同樂，如先齊故事，都與起處神迴氣合，然卻是解詩，妙不着迹。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熒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

齊王節爲節
以有疾行
自脫不節
子却節孟

頂門一針

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

蘇云感慨

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

蘇云一汲頓挫

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

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

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

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

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

歸王政本
旨。王政本
兩。何有于
王。隱章同
顧。毀明堂
勿。毀明堂
孟。子欲問
王。以治而
不。設上二
先。是以發
事。形起承
筆。意與承
以。教世臣
一。親臣出
親。無臣出
正。與對照
一。字對照
一。如不形得
一。字個形得
一。下慎容已

這數個一
然後一字
正承一
慎，正承一
明，正承一
發

此節以任
木形起以
賢治玉下
以治國形
起治國形
兩字一國
鄭重何必
一姑舍兩
輕忽何等
其

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蘇云一句給住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蘇云感慨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

蘇云再引

蘇云又繼上文意一句引

提醒全齊在王處則何如
 一則何如
 以六則何如
 上云文而
 蘇屬相足
 二不實相足
 意言不任
 賢愛國是
 不故曰相
 足王欲取
 齊王妄認
 燕則使孟
 子意心難
 子則心難
 驗天民之
 蓋據民心
 憑天民之
 有正對上
 一，一，先

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
 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

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

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

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

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

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

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

言「勿取」，後言「取」也。孟子取「取」之意，在「取」也。先言「取」，後言「取」也。言「勿取」，後言「取」也。取也。意。在。取。也。亦。運。而。已。矣。與。打。教。正。壁。取。之。節。分。取。此。節。分。取。截。節。分。取。覺。言。以。湯。上。雲。未。至。而。民。望。之。切。言。歸。市。言。深。而。悅。之。至。引。上。悅。之。後。自。說。而。截。

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

分明是畏人

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

一句是大綱下分應

此節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

「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

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

俟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

此節言齊不免于以千里而畏人也

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

一轉

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

一束

陪一層更

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

又轉合

又一束

蘇云答本問結

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

應何以待

之死一
君無尤
焉一節
以上節
以起下
節即應

此節
一折
分情
愧十句

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反上則是可爲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

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

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

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

疆爲善而已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

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

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

，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

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

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

「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蘇云頓挫君請擇於斯二者

。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

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

將見孟子。」曰：「何哉，一喝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

賢乎？案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一宕

不曰臧倉
而必加倉
字人通二
皆是，嬖者
之詞，嬖者
其用二，何
哉，突出一
驚字

一氣注下
以儼然見
一君無見
一髮俱見
一髮俱屬
甚非何無
所忌憚乃
爾一？一
諾寫字一
亦之出昏
請如畫。變

3

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

：「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

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

，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

「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

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以人跌出天君是以不果來也。」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

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打轉臧倉繼足天字並應通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蘇云鏗鏘

蘇云引證拓開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

以專久而
驚，形起
功烈之卑

「王」字
與「霸」字
字對，以承

上二「以」
字，說來

「猶」字，以
之問，為

「分」字，含
時且

「至」字，大
行句

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

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怫然不悅曰：「

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

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

，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

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

猶反手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

，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

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

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

蘇云雍容似管非管

粘上反手

翻駁一句應惑

駁不足法

文絕而意未絕

開下

蘇云一句擺脫

伏時

伏德不足

應

正管可復許

伏勢

後一呼應，緊相呼應，致王說之難，致正與反，起對針，手對針，一字一易，一人一商，人之心戴，舊心戴，丁一舊，見一舊，澤一遠，又有一層，維見衆層，易言商不，易失商正，見文王不，是得一面，請對面寫，而後失久，在商邊一，東作一略，以難也一。

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

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

蘇云總承

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

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

蘇云結應

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

蘇云結上時字

雖有鐵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

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

蘇云應以齊王

境，而齊有其民矣。蘇云振起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

，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慊

形容致王之易又應以齊王句

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大東方作一
一今時則
易然上一句
手，接上反
二節。開下
飢者引一喻
句，而我正
不用，而正
意自明，正
脈自明，正
脈自明，正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蘇云應章首功字當今之時，萬乘

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妙喻故事半古之人，功

必倍之，惟此時爲然。蘇云時字結

此章分兩大截看：「以齊王猶反手」句，乃一篇樞紐，以上黜霸功而崇王道，以下詳言王齊之所以易

。通篇以德時勢三字爲眼目，管晏有時勢而無德，文王有德而無時勢；以齊王，則以德而乘時藉勢也。上截凡作兩次開合，「可復許乎」一開，「而子爲我願之乎」一合；猶「不足爲與」一開，「以齊王

猶反手也」一合。下截亦一開一合，「是以難也」一開，「惟此事爲然」一合。下截又分兩截：「是以

難也」以上，言文王所以致王之難，非德不足而時勢之不足也。以下言王齊之所以易，以德而乘時勢

也。中間引齊人之言，借點出時勢二字，承上落下；蓋「以齊王猶反手」句，爲通篇樞紐，而「齊人

有言」節，又爲下截之樞紐也。「由湯至於武丁」一段，言文王之時難；「尺地莫非其有」一段，

言文王之勢難。「夏后殷周」一段，言齊之勢易，與尺地一段相對；「且王者不作」一段，言齊之時易

，與由湯一段相對。又引孔子言德本速轉，還德一邊；以上三節，尙寬論個時勢德道理如此，到末節

總承上而申斷之。「當今之時」是有時，「萬乘之國」是有勢，「行仁政」是有德。「事半功倍」二

本會子，說會子正，陪出一路脫卸，影空中之形，神化之筆，神化之筆，告子正是孟子陪空

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

一束

伏願學之根

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

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慄焉；自反而縮，雖千

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又云三轉

又一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不知言

不養氣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駁他勿求於心

又駁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

他勿求於氣

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

蘇云四轉疊上文開

暴其氣者。」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

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

此四節申
言養氣就
前二節言
養氣後節
以後二節
以平時自
養工夫言

蘇云：「
引喻先提
一句此法
子多此法
此兩節，
此歸結，
直養無害

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一證「夫子惡乎

兩我字對針告子

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

浩然之體段

蘇云六轉

直字跟上縮字

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

首尾相應

浩然之功用

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結應告子

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

以下借喻以明助長之害

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憫其苗之不長，而

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

淳歸養氣

正喻

「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

夾寫法以忘視助

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

蘇云七轉

五節申言，知四句內，而六句即，始而六句，終言。知言，養氣。此學於下，上願分界。此處節，起下總。

不致當聖，安又不賢，且于願同，於他願同，肩於為願，勢學子作。

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害於其人。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八轉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應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蘇云九轉

蘇云

以下言孔子尤盛於羣聖，以願學之意見其所以

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

蘇云隨便

蘇云十贊

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

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

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

蘇云二句一承一轉一結

，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

蘇云十一轉

，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

蘇云十二轉

：「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

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

蘇云十三轉

，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

，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

子一未，有夫
孔子一盛，於
應上，一未
有孔子一未
學，以明願

此以霸王道功
形起王功
霸上言有
誠之，心下
言偽者
亦應之偽

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坵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

首二句，一章大旨，二如惡言，三則實言，四今國實，五則一節，六言一辱，七以總自末又，八引證之而求，九一如惡之，十極有一力轉之。

論上五節概
理，感應之概
末節

謂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

蘇云頓挫

溼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

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

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

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辱榮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

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證福

仁不仁

不仁

辱

雙應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

方是實事
行此五信能
一句，五者
通章轉機

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

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

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

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信

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

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

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

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

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

總上又一振

蘇云陸起

疊上

突接先王緊從上忍字來

蘇云又轉

蘇云轉

蘇云

蘇云就起語作一大轉

對上先王

連下三非字是極力形容非見時情景

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

蘇云轉作波

疊下

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

四個無字與有字反照疊轉四個非人也爲人字纏緊

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

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

，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蘇云總

蘇云翻兩段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

蘇云轉

，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

用功之始

用功之成

，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

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

蘇云：「活潑不可變幻，龍若游雷，倪若迅。」

此章文法，如臺然，一層至一層，乃極而末，節言在矣。

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蘇云解答

只申言喻而正意自明妙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

網

目

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

又就由禹舜推開說

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從「舍己」
取人；
從「取人」
說到「與
人」；
意歷落，筆
前二節，敘
事斷，末節

此節一步
緊一步
總畫出隘

此節一步
總畫出隘
恭肅。出不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

蘇云一句折下

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

四非不字

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

，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

蘇云鋪張

三不以字

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

蘇云就翻下

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

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

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起處總提，下面分應，孟文多用此法。然此篇提處以「天時」陪「地利」，以「地利」陪「人和」，用聯

遞法，注重「人和」；故二節三節申應之後，末二節又暢言人和之無敵，與他處總提分應之法又變

，次節言「天時」處用虛宕之筆，三節言「地利」處用實排之筆。「得道多助」二句，從正面說到反

面，「寡助之至」二句，從反面轉還正面，此四句猶反正對舉。「以天下」二句，則以正面串反面，作一層看；而轉接其緊處，妙用頂針句法。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

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

以辭隱示以不可召意

蘇云敘事

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

昔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

亦未嘗以託疾本意

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

孟子託疾之意愈晦

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

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

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

之不去，所以引
三達尊，不可
見一不意。
蘇云：「道
此言一尊，
正應達尊，
德一尊，
蘇云：「道
結語似一
聯欲舞。
一不可召
一就君說
召，就以臣
說，不敢召
不敢召，不
可以管仲，
出管仲，不
收拾上文，
歸結全文，
筆力絕大。

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

德峻破王之敬子句

緊接

哉？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

正不敢欲慢處

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

蘇云引證

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

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

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

；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爲管仲者乎？！

孟子不應召，只「大有爲之君」節數語可了；乃前路卻用公孫丑仲子景子作襯，寫出旁人之懣懣。又

以公孫仲子引起景子，故寫景子處，凡作兩層辨駁。前一層明己之敬王，猶遠遠說來，未說到不應召

上，後一層不得以一慢二，雖已含不當召意，然猶未顯；直至「大有爲之君」節，方明說出。末又引

湯桓不召伊仲，爲大有爲之君作證以自况；看其前後借陪，中間虛實相足，何等層次！何等筆力！

即用上字面，喻
孟子最
此法在：前
蘇云：用喻
事只在：云
說入切當
此喻切當
詳而不待
悟之矣。已
之爲王誦
括上三句
少省却多
此是筆墨
法亦是議
中夾敘法

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孟子謂軻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軻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軻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

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

此章解木
美之疑於
以心盡四
人爲主
悅字
字字

明，一上燕見罪有上應美一結節者節上就之以節之節心乃儉不心，
一下可節之齊，可節。然木，引說又說人；于，其己，先。以親天；本
未節一發人非下伐見一若正語，就；于，其己，先。以親天；本
也發字明，伐節之燕相以與作末化四身是木所三生次盡一

；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愧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

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

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

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

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

：「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

斷字，一「一」二字
。一「一」章私
章天之「一」字
之「一」案字。

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正與未也相應

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

，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

以知形起不知

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

此節承上
一過論一
字，閱轉入
番，爲王
賈，意
文過之

？』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

出脫齊王在一且字

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

擊刺齊王在一宜字

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

蘇云：「不喻者，長于辭，而意獨至。」
蘇云：「龍斷，斷解二字。」
蘇云：「龍斷，斷解二字。」

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

蘇云：「平生自任如此。」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

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

起下

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

以數引起時

應此一時

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

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

豫色

何爲不豫哉？」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

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

撮敘法

一語喝破

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

乎？夫道性善一而已矣。成覿證道一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

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

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蘇云就此書語結書曰：「若藥

不瞑眩，厥疾不瘳。」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

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

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

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

一親喪固
所自盡
一句最重
求一不他
是在世
是誠也
我自盡
我誠在
其所自
也；自
者大悅
者又自
所感動
也者

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尙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即民

蘇云一句了便證

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道也，

蘇云提起

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

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

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蘇者振一語

照分田主

照制祿資

緊承民不可罔來

此節結上起下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

此下三節法當行助。

此節見行，助之見民，便可教民，之當行助，應上見助，帶心說。

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釋

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

法之善也

此三句不重只引起凶年二句

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

蘇云就凶年句翻下

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

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

坐實世祿起下行助噴控

，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

蘇云又引證

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

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

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者三

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

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

正答爲國之間

蘇云引證結

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

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

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

反

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

正

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

所以要分田

蘇云方是敘

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

所以要制祿

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族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

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伏下子是之學盡棄其學而學

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

解未聞道緊對所謂爲神農之言

，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

惡得二字與上則誠二字相應

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

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

：「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

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

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

一逼

「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

曰：「否，以粟易之。」實意用正筆「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

主意用反

此節當在
節末處，
作二句，
一落，上
爲不截

自織一為一
通何不一
一陶治一
層又上截
，害下于
曰一不耕
講一機不
相配，雖
長短多寡
之差不須
然正須于
參差中齊
識其整齊
也。云：「
蘇下若決
此河。若決
江人承治
於人承治
勞勞心承
說勞力心
食人食於
人承人於
人治人於

筆

又逼

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
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
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
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
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
：「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
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
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
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
，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

蘇云三句

正見相濟而非相病

下五句皆洪水所致

敷治二字該下二節使字管至命契蓋益禹稷契皆舜承堯命而使之也故下專言堯舜

說用頂下都
法蘇反覆
考證人覆
見大以
此事處之
東馬作單小

此節固然是
承上不得
兩字又得
起下得
入農夫也
一用倒筆
非竟之見
所憂舜正
之明斥並排

禹疏九海，濶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與上五穀不登相應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

而不入，雖欲耕得乎？蘇云一耕字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

民人育。就養折落致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

教之道

。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

教之法

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

蘇云結一節

，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

蘇云二耕字

蘇云鎮二句正對

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臯

蘇云一句反合

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

一意

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

通篇作兩大截看：不善變以上，是闢許行「並耕」之說；以下是辟許行「同價」之說，然以闢「並耕」爲主。上截又分三截：首三節許行陳相託爲「並耕」之說，以上是緣起；種粟三節，就許子所不能兼者，以明詰其不能耕。「當堯之時」二節，敘堯舜憂民之切而不暇耕。「堯以不得舜」三節，斷堯舜所憂之大，而不必耕。總是闢「並耕」之非，以上是正位；以下責其倍師，是餘意。凡辨難攻詰，須拿定一件眼目，則理勝詞達；孟子先拿定許子自身且不能兼這一著，則「並耕」之說，不攻自破。種粟兩節，以「種粟」句作一頭，下「衣冠」作一脚，「釜甌鐵耕」作一脚，皆種粟之身所不能兼者；但中間多「以粟易械器」四句，便覺變化不可捉摸耳。闢「並耕」下有「不暇耕」「不必耕」兩層，尤重不必耕，以折許行厲民之說。然必俟說完不暇耕，乃徐及不必耕，則文勢緩散。故趁勢插入「易械器」四句，將有相濟非相病道理提明，以照應「厲民自養」一筆；如神龍出沒于雲中，若隱若見，真奇變之極也！「且許子」數句，又追進一步，就他本身詰問；三個「何」字，一氣疊下，逼他出一個「不可耕且爲」來。「不可耕且爲」，分明是說「並耕」之不可矣；妙在不知不覺使他自己口中吐出，乃見前路逼法之妙。陳相先說「害於耕」，已理屈詞窮！孟子尙不遽折他，復以「釜甌鐵耕」反覆窮詰，直到他自吐「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爲」，然後一言折倒「曰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

爲與，「此一句方折得極有力。」然則「二字，如驚風掣電，勢決江河；有此一折，下面乃得大暢其首，滔滔汨汨；陳相直目瞪口呆。無從吐氣。」然則「二句，既將他折倒，卻特地提起大綱來說：「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見各有其事，不必相兼。下方用「且」字一轉，見一人之身，不能爲百工之事，就陳相固不可耕且爲之意，而再暢言之，見得小人尙不能相兼，何況大人欲兼小人之事？然不能兼，正有不必兼底道理。故又接引古語，而以「勞心」「勞力」六句，發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二句之意；文法反覆相因，展轉相足。引古語闢「並耕」之說，正大簡切，已無剩義，下則引古人以證之。「當堯之時」兩節，以「堯獨憂之」二句作頭，益禹稷契作兩股，「聖人之憂民如此」二句作一束。兩股中，下股重禹邊，而以益引起；下股重契邊，而以稷引起，極參差，亦極整齊。「堯獨憂之」「聖人有憂之」「聖人之憂民如此」並「堯舜以不得舜禹皋陶爲已憂」，俱以一「憂字」爲眼目；乃上承「勞心」，下注「豈無所用其心」，何等針線。「堯以不得舜爲已憂」，承上「堯獨憂之，舉舜敷治」；「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承上「舜使益」四段。堯舜憂在得人任治，所謂勞心於治人也，大人之事也。「農夫以百畝不易爲憂」，所謂勞力以食人也，小人之事也。相提並論。見大小廣狹之不倫，則「不暇耕」「不必耕」可知；束上起下，警動異常！自「當

不曰夷之，而必掇「墨者」二字，是原敘法。

堯之時，「至」亦不用於耕，「通」三段作一大段，一則曰：「雖欲耕得乎？」再則曰：「而暇耕乎？」三則曰：「亦不用於耕耳。」凡三次提掇「耕」字，照顧「獨可耕且爲與」一句。「不得耕」以勢言，「不暇耕」以時言，「不用耕」以心言。一步深一步，見得聖人非獨不得耕不暇耕，即使得耕暇耕，直不用耕，以上翻「並耕」之說，下乃責陳相倍師一說。陳良之賢，正以見相之不可倍，說師之不可倍，愈以見許行之不可學，而「並耕」之說之非，益曉然言下矣。前後話雖兩端，意只一線，蓋餘意仍歸根正意也。「下喬」「入谷」已是個「不善變」影子，然尙只就陳相自身說；至引詩說「戎狄」「荆舒」，與上「南蠻鴉舌」相照應。見得如許行輩爲聖人所必誅，而陳相顧惟是之學，謂其「不善變」，顯責陳相，正痛斥許行也。許子始託「神農並耕」之說，欲齊人也，而不知人有大小之等，不可以相兼。繼託「神農市價」之說，欲齊物也，而不知物有粗精之殊，不能以同價。結尾「惡能治國家」一語，不獨爲末段收斂，直結盡通章，蓋通章所關，皆治國家事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尙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

五句說得字字懇婉足令夷子誠心嚮慕

已儒，始一解墨入言保，兩曉見道處道一之—薄，則曰目道。是
厚，推一施，子墨，赤乃路得。—提—亦道—爲—道—不—觀—爲—通—立—案—法
葬作墨之由又兼，撥子引擒孟字醒，必，儒其—不—觀—爲—通—立—案—法
解自附言親爲愛作儒之若他子可—處有—者道以見直其眼以

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

蘇云折

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

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

蘇云又轉

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

「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

先折彼

。』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

詳已意

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

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蓋上世常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

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嘔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

詞，也。謂。故。孟。子。所。謂。他。一。親。其。兄。先。解。吾。儒。並。無。兼。愛。之。說。且。天。之。一。破。三。句。無。差。等。之。誤。言。厚。葬。之。言。心。以。深。明。一。本。之。意。二。歸。重。求。外。見。夷。言。厚。葬。見。夷。不。失。之。仁。孝。子。之。正。以。心。感。他。正。為。一。悔。畫。出。夷。情。子。聞。一。感。心。孝。不。子。言。求。意。明。心。言。誤。無。破。三。且。之。並。先。一。一。孟。詞，也。謂。故。

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

蘇云結繩藉

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

。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

枉尺

直尋

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

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

一句孔子贊虞

人之言

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

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

此層以勢言

應

引事

御者

；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

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

生手招。

商不招。

待其何往。

往都而往。

翻法一層。

蘇云。一。

提問語粘。

上折字。

利字。

前引處人。

見其能守。

義此引。

不狗見其。

此處輕重。

敘過我馳。

一範及二。

不貫為下。

句羞與射。

者比一句。

立案終日不。

。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疆而後可，一朝而獲

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

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

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

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

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

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此層以理言

又應

此層以守言

此章見孟子守身之義，陳代欲孟子枉己以有為，孟子詳言己之不可枉，而枉己不可以有為。「齊景」

節，告以不可往見之意，下三節申言枉尺直尋之非；凡作三轉，一步深一步。「且夫」節，言利不可

為，以勢言。「昔者」至「何也」，言即有利，亦羞為之，以守言。「且子」二句，言枉道必不得利

，以理言。篇中「亦可為」與「弗為也」，「正折他」宜若可為」句

乎駁夫開引婦及證破口誠他，且夫不見及證破口誠他，況及證破口誠他，言乎丈，大不見及證破口誠他，事乎丈，大不見及證破口誠他，滾乎丈，大不見及證破口誠他，力乎丈，大不見及證破口誠他，寫乎丈，大不見及證破口誠他，泰乎丈，大不見及證破口誠他，山乎丈，大不見及證破口誠他，出乎丈，大不見及證破口誠他，雄乎丈，大不見及證破口誠他，下乎丈，大不見及證破口誠他，壯乎丈，大不見及證破口誠他，孟乎丈，大不見及證破口誠他，筆乎丈，大不見及證破口誠他，氣乎丈，大不見及證破口誠他，節乎丈，大不見及證破口誠他，夫乎丈，大不見及證破口誠他，丈乎丈，大不見及證破口誠他，妻乎丈，大不見及證破口誠他，即乎丈，大不見及證破口誠他，語乎丈，大不見及證破口誠他，丈乎丈，大不見及證破口誠他，豈乎丈，大不見及證破口誠他，正乎丈，大不見及證破口誠他，

：「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引禮曰：「諸侯耕助，

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

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引主牲殺器皿，衣

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只言喻意而正意自「出疆必

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

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

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

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

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

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

道，

五句影下不由其道意

引喻

四句影下欲仕意

結前半急仕

結後半難仕

總承上句跌入難字二句為通篇轉提

明妙

立行之證以底與正一以順為正一此對謂一上之謂一三是一焉得上緊相呼得緊相呼應。出一零提出。周呼急。隱。為後。便。一。難。後。字。一。章。勢。難。後。目。一。作。一。章。勢。難。後。此。節。以。諸。侯。失。國。諸。形。士。之。節。失。位。農。夫。之。節。以。耕。農。夫。之。形。以。一。仕。夫。之。一。法。一。是。上。處。是。上。齊。處。是。上。

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應轉喻意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

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

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曰：『

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

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

得食於子。蘇云就一邊翻下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極言士之有功當食守先王之道，以

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

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

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

節申言從
客說則主
但略上詳
下言客位
邊略主位
節從下位
一收應從
一收應從
節應客位
一應客出
收應客出
變字化處
是變字處
此問重二
出與三二
字對與三
月對與三
言其急益
疑其外越
正解乃于
其難用倒
着法用倒
跌法用倒
周法用倒
調孟本欲
難仕子之
轉從急之

，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歸結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分明是畏齊楚了

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

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

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

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

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

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

入，重重跌
孟，意謂
其子已入
郤被孟中
提出一子
道妙窮，真
轉云：「起
蘇云：「起
折入段從：「
三入本從：「
字從一上欲
願字以字從
上惡生一
來字從一上
欲來字從一
起字以字從
惡字以字從
字換如：「走
轉云：「走
丸換如：「走
子不事，通
功易事，通

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折入宋我后，後來其無罰。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立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立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

一與一子
 如通之
 一闕之詞
 一乃空法
 振乃文
 一於此有
 一得鄭重
 說真所謂
 也。流砥柱
 中。匠論與
 梓其輕何
 何仁義何
 爲重義何
 其重義何
 重其輕何
 重其輕何
 之悖何承
 上兩層承
 辨駁殆盡
 蘇云：「難

繼起處

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設喻

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

「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喻長功卑尊皆非薛居州

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喻長幼卑尊皆薛居州

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

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

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古今

同歎居州，獨如宋王何？」

志一覆起字，倒而溪迴路，以一日一視食。轉曰：「一則無功，士爲無事，能食者以直尊梓匠，輪與而輕矣。仁義者，只明論，不必辨他意，自足也。意即此也。湯能行王言，此三節言政而未有之者，節寫湯此節寫委於萬容，教諭寬，萬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

此句一章大旨

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

不迫仍不見

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

，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

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

不先仍不見

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

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

所以不見諸侯

之所養，可知已矣。」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

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鷄

士，緩句爲一伐未行言此一欲爲之節一小節，一望此一於肆極過
女一厥，臣有之有之惡政能，。君一，政，迎子三悅一民。行，命，
來說士從一倣者而。而，。君一，政，迎子三悅一民。行，命，
迎到女一不。

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
鷄，以待來年然後已。」案如其非義，斯速已矣，斷何待來年

？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蘇云一篇骨子孟子曰：

「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

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

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

提起禹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菑，水由地中行

，二句過脈應上氾濫二句江淮河漢是也。應民無所定二句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

土而居之。遞落法堯舜既沒，提起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

君書詞是順其舉
乃子意是以；下
從迎之所取，小
人君取，殘引以
出來迎，節民，一
一。通救。節民，一
順。逆。應。一。
回。引。相。逆。應。一。
一。心。適。合。無。湯。
蘇。筆。妙。湯。
一。折。有。萬。
更。鈞。力。縱。
一。對。四。齊。海。塗。
一。字。對。一。惡。
一。爲。字。對。一。惡。
一。伐。君。字。對。一。惡。

汗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

行又作，園囿汗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

提起周公

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

此四句除人害歷上邪說暴行又作

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

此句除物害歷上沛澤禽獸

周公相武以成其烈功歸重周公

「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

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

提起孔子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

使亂賊有懼意

避

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

，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

蘇云：「小抹大他」
此章略而不語
貫串最妙
文此最然
子在此者所
法二其理
方實歸到
不勝身上一
後與前一
一與衆如字
宋王欲何應
之善欲何應
蘇治亂略

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

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

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續上意仁義充塞，

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緊接閑先聖之道，距楊墨，

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以下指其害正見當放距處作於其心，害於其事，

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

，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甯，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

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

君，是周公所膺也。對上昔者一氣貫注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誠行，放淫

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

引詩起下

對上昔者一氣貫注

結應

蘇云再收拾作一段結

黑盡

一治節亦分
 此節也
 禽獸也
 以立教
 揚墨下
 議論為
 著揚墨
 害之大
 通節以
 處士橫
 一以兼
 所以為
 愛一四
 為案無
 君無父
 為斷以
 一率獸
 人為一
 為結局
 一亂
 懼字從
 孔子懼
 來
 警余
 之心也

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

欲抑先揚法

一句折到

蘇云指出蚘字

，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

蘇云提起

則蚘而後可者也。夫蚘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

，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

蘇云收與字

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

？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

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

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

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顙曰：「惡用是覩覩者為哉

？」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

通節以「
閉先聖之
道」句爲
主，所以
正之，亦
治之，亦
蘇云：「
三句總：
力，大有
筆。」
「昔者」
，結「當
堯之時」
以下六節
，「我亦」
一節，結
作一節，
二節，以
此節，以
食，以妻
居於陵，
此節，句
斂事，下
節方斷之

駮駮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

收拾上文相提並論筆情排宕

蘇云繳充字

蘇云繳蚘字操

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能爲充其類也乎？若仲子

者，蚘而後充其操者也。」

此章總見仲子必不能廉，以「仲子惡能廉？」一句斷定，下俱發明此意。匡章以仲子世祿之家，而能

苦節如此，故取其廉；孟子正以仲子本世祿之家，無用爲此苦節，而不成其廉。起訖借蚘相形，以窮

仲子之操，前後照應，皆用游戲之筆。孟子此章，俱見反詞，與「許子之不憚煩，」同一機括。本

欲明「相兼」之不可，反責以「交易」之爲煩，本欲明母兄「食」「室」之當安，反責以「槁壤」「

黃泉」之爲潔，此文字最切最深處。

離婁章句上凡二十
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

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

此節伏則
不以兄弟
室則弗居
蘇云：罪仲
四句斷
蘇云：罪仲
子四句斷
蘇云：罪仲
冷語反：收
澤一。民不
能平治天
下。即二不
王不道先
仁即道不
以仁承上
也。入政一
順政逆。一
一。上。不
反跌。獨方

蘇云承上翻說破

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引詩起下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

蘇云再提起

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

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

蘇云結上

蘇云二句開

蘇云一句入本

覆天下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

蘇云入仁字

蘇云後一句反說

意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

開下

蘇云就翻下去

蘇云六句整齊

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

蘇云一句結

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見主筆。上無道。探不仁而正。在高位通。在此綱通。節五大句。下推出于乃。層一播之實。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

轉接無道探

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

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

轉接泄泄

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二句，爲通章主腦。首三節言非仁政無以治；「詩云」三節，言仁政所

當遵。「惟仁者」三節，責君當行仁政；「天之方蹶」四節，責臣當輔君行仁政。四段四節「故曰」

字收繳，章法極爲整齊。通篇純用借賓形主法，首節及第五節，俱以制器審音，陪出行仁政。首段收

處，以徒法陪徒善；二段收處，以爲高爲下陪爲政。三段收處，以城郭兵甲田野貨財，陪無禮無學；

末段收處，以責難陳善，陪吾君不能。仁政者，先王之道也；「不行先王之道，」「遵先王之法，

」「不因先王之道」「非先王之道」數語，是通篇眼目。

此篇是橫
擔體，首
二節，欲
法堯舜之
仁，末二人
節，欲不鑿
幽厲之不
仁，中間不
引孔子之
言，爲上之
樞紐。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蘇云一句承上生下一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蘇云就總二句

蘇云頓入

起處用逆
處用順

不重景公
順無道之
天下只之
重在文王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能同有道
之天，一
如恥之，一
句，爲一
章轉振。

三「其」
字便含「
自取」意
。引孺子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

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

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

年，必爲政於天下矣。引文王詩作證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

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

京。」引孔子之言釋詩二句又就文王推開說入時事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今也欲無敵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引詩詩

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證喻意而正意自明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虛起

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實寫不仁不可與言

反收應上語意警動

孔之，歌言及
 借點之，出
 自取，以起
 下字，以起
 一，一，一，一
 靖，一，一，一
 之，一，一，一
 引，一，一，一
 自，一，一，一
 取，一，一，一
 書，一，一，一
 證，一，一，一
 意，一，一，一
 首，四句起
 雖，是陪起
 之，實是今
 子，諸侯為
 末，二節為
 案，二節為
 是，二節為
 天，二節為
 主，二節為
 節，二節為
 心，二節為
 而，二節為
 王，二節為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

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

，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

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

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

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故為淵馮魚者

，獺也，為叢馮爵者，鷓也，為湯武馮民者，桀與紂也。今

上節就上之感下說此節就下之應上說民本歸仁况又有不仁者為之馮此節又進深一層

正 一層解一層 反

入時

申言好仁
末二節
以言速死而
一惕之亡。

事精神鼓舞

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馭矣，雖欲無王，不可

就欲王翻下

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

，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

「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

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

提開見暴棄不得

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

轉合暴棄

正路而不由，哀哉！」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

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大意只說
二老歸則
天下歸一
然用一耳
父子擬之
字以擬之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
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
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
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
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孟子曰：「敘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

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
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諱二老
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

警，便覺奇。

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

。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

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爲之強

蘇云又轉下去

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

奇語

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侯諸者次

蘇云一句住

蘇云散結

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

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

以「富國」
「起」
「善戰」。

其眸子，人焉廋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德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

「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

即借上文影說妙

「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

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

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

蘇云：「一跌」
蘇云：「一正」

變一善一夷
離一變一夷
變一惡一祥
字一不字
字一不字

末節單結
事親，似
絕不同願
「守身，」
不知事親

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

四句串說側重守身

四句平說

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

吾未之聞也。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

，守之本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

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

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

打聽曾子

蘇云一句結

煞上撤上

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獨舉會子
正能以一
平日能一
守身法結
變一舉一
以之格非
心爲一極
句上起二
引下此句
此句而承
其效言

。』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爲能格
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
者而國定矣。」
應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
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
？」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蘇四句云：「
後一句，
字一，
作中，
其五，
相乘，
。句，
。翻，
。」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

蘇云正放一句

蘇云

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

提起一句帶下

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

蘇云又提

蘇云又以數句結

。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

蘇云四句開承

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

蘇云二句並

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

總蘇云二句並結

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

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

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蘇云句句開合

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

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

蘇云轉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

總上

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蘇云：「就一字，結離簡峻。」

？」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反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者。」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

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

以自得，欲其爲
主，自首，得句
正，工，夫，得
下，皆，中，自
得，皆，中，自
用，皆，中，自

通章俱就
水說。只
末一句點
出正意。

一君子存
之。四句，
綱領。

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

海，有本者亦如是，是之取爾。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

蘇云本字聯起

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

蘇云：「此文章以兼開上四段。」

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兩字作一，兩意低；
字，作一，兩意低；
也，字，作一，兩意低；
然，字，作一，兩意低；
當年，直接，一；
尼山，直接，一；
段深，可情，一；
至今，可想。

蘇文勢至爾而此
 文絕正下
 文情端一取
 文躍引
 文以之
 友之無
 惡得證
 不以語
 須之無
 呼麻絡
 斷此章更
 學射只引
 見射於常
 蓋長于
 而取不
 一端一
 重端一
 子最必一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蘇云一句意盡

蘇云又一往反作波

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

一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

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何以執弓，

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

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

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

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

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

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

取友端而
能免禍所
則殺身者
以由之取
逢蒙于不
端也。之不
用我也。自
明而上意

不忍二字與上思字相應

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兩字有一有，一有。寫出，一有。藉出，一有。有藉，一有。旁皆，一有。伏獨，一有。弔案，一有。紛未，一有。紛出，一有。又畫此，一有。不來，一有。不來，一有。子成，一有。見其，一有。禮存，一有。不恆，一有。恆敬，一有。恆愛，一有。恆見，一有。何敬，一有。爲以，一有。爲愛，一有。者一，一有。人者，一有。敬人，一有。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

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

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

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

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

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

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

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

，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蘇云忽然起波

蘇云開鎖

層從上
 說從下
 出從下
 爵從下
 懸空此
 節為立
 案自反
 一三五
 地五反
 連下字
 必見君
 正禮存
 禮切心
 之真禽
 一于難
 又何難
 句將橫
 面開以
 勢仍仁
 禮自反
 故下直
 接子有
 君子憂
 一身之
 蘇云：一
 又分憂
 作一段
 患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

二句總括上二句

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

中有終身之憂

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

蘇云略收

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

中無一朝之患

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無矣。

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

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

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

通人下線有字
一一人有鄉
一一人有鄉
妄人則禽
妄人則禽
不與君人
校與亦不
肯流于鄉
人學而必
要此君異
之所以異
于二人節
首是節三
是節是節
四節是節
道發末同
節設喻文
以足上二
平足上二
世亂世

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再加一束應上同道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

以禹喻稷

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

以喻顏子

也，雖閉戶，可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

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

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

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

。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

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

蘇云一句承住

蘇云明其所以失處

地，便一便為兩賢伏
案，便一為兩賢伏
之，及一為兩賢伏
道，皆一為兩賢伏
易，地一為兩賢伏
蘇，伏一為兩賢伏
只，用一為兩賢伏
以，句一為兩賢伏
表，禹一為兩賢伏
心，事一為兩賢伏
已，不一為兩賢伏
子，燎一為兩賢伏
說，如一為兩賢伏
舉，見一為兩賢伏
法，孟一為兩賢伏
省，子一為兩賢伏
文，之一為兩賢伏
蘇，之一為兩賢伏
兩，之一為兩賢伏
文，之一為兩賢伏
意，未一為兩賢伏
一，盡一為兩賢伏
兩，之一為兩賢伏
一，之一為兩賢伏
賢，之一為兩賢伏
正，之一為兩賢伏
同，之一為兩賢伏
道，也一為兩賢伏

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

蘇云切其不得已處

論事之上，故節上，末節上，之故，與遊，所以見，得吟，意結承，總統承，章子兩未，致句兩提，五句起，情下，實善，正危對，字，一，對，出妻，正對，步，得，私對，不，為，近地，不，願，下，文，連，用，養，三，說，到，重，一，不，從，輕，孝

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儲子曰：「王使人矚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

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屢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誚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

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於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

節兩一先 生一師 已爲伏案 一二次節 一君一臣 已爲伏案 一四字 蘇云：「四語疊見，字只隔六，覺其然不，是元繁，之妙處。」 蘇云：「三在前，俱在略。」 上下節即是以節影字，求一節所無，求包却無字，限情狀在

內，「今」
若此，「一」
字有說，不
出光景，不
一所以求
然三字亦
蘇云：「一
轉作斷語
簡潔，皆
柳諸傳，皆
如此。一
蘇云：「一
斷所引，從
不容緩，不
不承上節
推進一步
下，「正」
文所謂「下
悅之好一
色富貴一
者。就上
此節說一
節覆說一

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愬；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
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
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
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
字意也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
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
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
，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
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
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

正憂之深處

故即以解憂言憂字即怨

「仁」字一
章主意，
大旨盡於
「愛親」二
字，封之

：「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
「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於

固是親愛使
之仁，親愛
吏以治，亦
所愛無已
親仁之也
一之封句也
一之章句也
一末節明
其封之明
其末節明
放焉或曰
故焉或曰

一故謂之
放，答清焉
或曰放焉
雖然，一
雖然，一
最車，一

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

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

蘇云長句不滯

蘇云承上生下之筆

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

：『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

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爲

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

？』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

應有庠之人奚罪焉句

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

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以謂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

蘇云引語以明事

見得正專
愛民弟
親無已
之併上節
歸仁字
一折如
化曲字

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

蘇云引經以決疑

蘇云引經以明事

蘇云引經以辨疑

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祇載見翻新出奇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

「天與之，固人也。」
「天子與之，亦天也。」
「天子與之，亦天也。」
「天子與之，亦天也。」
「天子與之，亦天也。」

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

將示字換他命字妙

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

主

實

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

實以上泛論

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

入題

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繳應本節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

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

繳應起處

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

正繳天字

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

以天下與
一人之故
透方煞得

；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

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

又正繼天字

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

又反

，非天與也。秦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繼天字

此之謂也。」

此篇是翻案文字，堯以天下與舜，舊有成案；但既以爲可與，則亦以爲可奪。安知無借與之名，文奪之實者；故孟子特拈出天字，翻去常說，使知天下公器，天子即欲與人而不能；正以沮天下後世奸雄窺竊之謀，此大有功于世教之論也！通篇以「天」字作骨，總是發明「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意；萬章就「不能」字委曲詰難，一層入細一層，直窮到底。孟子就「不能」字反覆分割，一節痛快一節，直透到頭，此是抽繭剝蕉手段。「天與之句」，通篇綱領；中間從「天受」兼到「民受」，即朝覲一段，俱納入「天」字中。末篇引書作結，亦只以民驗天耳。「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一句，結過「天與」之意已盡。「相堯」節，又推舜當堯在時攝相之久，至堯崩後人心之歸，統始

明一與賢
應兼言
舜禹但
章以爲
堯舜不
可敘從
堯舜直
看又不
禹說其
在禹內
補事舜
于而漏
又極分
之，又，
筆真化
工明

終本末言之，見其莫非出于「天與」之意。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此言天與子之事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此言天之所以與賢也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此言天之所以與子也能敬承繼禹之道。益

徐思曠曰：「辨論古今聖人，無如此章爲盡要；看其議論詳悉處，又要看其章法變化處，簡括處。立了一箇「與賢」「與子」兩大案，前從堯舜說來，後從殷周說去；幾千百年大局，一舉而歸之於天。可見禹之心，正與堯舜一般；其相去久遠，與子之賢不肖，聖人原無容心，亦容心不得。前猶有相道未久處，至殷周並相道雖久，亦不論矣。「仲尼」節，見聖德不足據，「繼世」節，見天子薦亦不足憑，總一歸于「與子」。「下並舉二代證之，總論千古大局，以斷禹益，此議論詳悉處，至「天下之民從之，」不實敘禹事，止言若堯崩之後云云，又簡省，又帶曉來。「周公之不有天下，」止舉益尹爲例，省文，又是總束，此簡括處也。其中又有敘事論斷錯綜處，自「禹薦益于天。」至「其子之賢不肖，」是敘事，「皆天也」方是斷。「匹夫而有天下」兩節，是論斷，「伊尹」二節，又是敘事。敘處下不得斷，斷處夾不得敘。又在看其章法變化，末節恰好二語收全章，結出一「義」字。以前論天道，聖人不得參其權；此又論理之當然，聖人必盡其理。方見天人合一，不但無容心，並一毫私心也用不得。以「天與賢」二句爲綱，首節敘民之從賢從子，次節承上節而斷爲天意之與賢與子；總見禹之不傳賢而傳子，本于天意，非關德衰。正意已盡，下復歷證益之所以不有天下，而禹傳子之故，乃益明；末引孔之言，總結上文，正與「天與賢」二句相應。前二節敘與賢與子事，以堯舜形禹；後數節

引伊周不有天下，以形益之不有天下，仲尼不有天下，又復以引起伊周。前禹益爲主。堯舜爲賓；後益爲主，伊周爲賓，仲尼則又賓中賓。「周公」節原借伊周以形益，今又借益伊以形周，是周爲賓中主，益爲主中賓，伊則爲賓中賓。此反賓爲主，反主爲賓，賓主錯綜法。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蘇云一句起下分兩句承

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

不遺乎大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

不忽乎小

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

蘇云翻轉

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

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

蘇云飄揚

蘇云排上一句

即就上意翻轉

，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

蘇云一三句

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我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

隨時所行之正

既曰堯舜之道，
要其不是，
便要承是，
認要一痛，
字關一此，
關字一機，
字也，
乃掉筆。

蘇云承上兩句

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

察承上文申明已所以應聘之意推論大意

轉入自己

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

先正一句即堯舜之道再反足一句正見所任之重

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

然上兩節

蘇云一句轉湯使人幣聘

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

低一層次法

通章斷案

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

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

潔字正對辱字

蘇云應結

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

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比章反覆辨伊尹無割烹之事，「耕莘」二節，詳言正己之事，「幡然」三節，詳言正天下之事，是案

；「吾未聞」二節，言其能正天下，必無辱己之事，是斷。末節引書證伐夏之事，愈見非辱己所能為

。「樂堯舜之道」句，為一篇骨子，下「非其義」「非其道」，「由是以樂堯舜之道」，「使君民

爲堯舜君民，「以斯道覺斯民。」「有不被堯舜之澤，處處跟定堯舜之道來。可見其窮之所守者，堯舜之道；達之所行者，亦堯舜之道，何嘗有辱已之事？故收處再繳「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陽，未聞以割烹」二句，直應起處，爲此通篇歸結。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

，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主顏雝由

便非主癰疽一句斷定然後復引孔子不肯主彌子事以斷其必無主癰疽瘠環之理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

：「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

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

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

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

曰侍其臣也子陳子周貞浚城在貞曰
一人非，曰比，疰明一陳貞適孔，侯
「人比，疰明一陳貞適孔，侯

蘇云對承

又引證

蘇云一折

提句神力見處變尚不苟主而况處常

主顏雝由

見其句中所
仕當君時爲
後官日所無
之賢官所無
之一不備無
而陪又以後
日用字一極
爲主又極
賓明之實
化工段之
敘此去先
敘晉文去
爲下木文
斷張假木
敘晉文去
事夾假木
宮之奇入
櫛之以入
形起見不
里正智處

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脊環，何以爲孔子？』

蘇云又一折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

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

爲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

原敘法

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

接法緊

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

，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

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

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

即緊接說，故下段。處，虞重。去，虞重。十一，年已七。動，下文俱。凡四點。一。智，一。兩點。一。錯綜變極。之妙，圍直。如花，令錦。族，迷離。滿目，奇。觀，千古。

爲之乎？！

此辨奚無干主之事，中節敘事，末節論斷，其斷案只在「百里奚不諫」句內，看出「智」字來，又從「智」字上，推出「賢」字來；賢智二字，是通篇眼目。末節一智一賢分兩截，而智有四段，賢却兩段；四段中以首段爲主，下三段總申明首段，蓋極形他智，以見必知食牛干主之爲汙。「不諫」一段，見他知默之智，申首段中「不可諫。」「先去」一段，見他知廢之智，申首段中「知虞公。」「舉秦」一段，見他知興之智，申首段「去之秦。」「究之」三段，雖平列，却又以不諫一段爲主。下二段，即從此遞推而出。既言智，又兼言賢者，世亦有明知此事之汙；但或人品非賢，亦未必不爲自汙之事。所以復從智推出賢，自是追進一步說，見自鬻成君，賢者斷不出此。前四段從不可爲智，反跌入智，是先立反案，而後下正斷。後二段從相秦之賢，說入自鬻非賢者所爲，是先立正案，而後決以反斷也。前四段以第一段爲提綱，後二段以末一段爲歸宿；反覆詳明，據理剖斷，好事者之誣，更何處置喙？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

此節暗伏
字。一清一

此節暗伏
字。一任一

此節暗伏
字。一和一

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

此節再加處
孔，再收一
一，也加一
一，也加一
一，也加一
舍此聖不
足語此意

首句正喻
全提也者
大成也者
一以喻者
是六喻者
解以集大
成條理大
始句理方
四句意方
以正意方
上謂孔子

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

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

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

不挾貴一

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

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

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

遞落法脫卸法

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

「友」字，「間」字，「以」字，「相」字，「不」字，「挾」字，「說」字，「不」字，「從」字，「有」字，「其」字，「友」字，「之」字，「不」字，「而」字，「看」字，「出」字，「其」字，「家」字，「之」字，「不」字，「有」字，「其」字，「家」字，「之」字，「不」字，「與」字，「之」字，「正」字，「從」字，「家」字，「之」字，「不」字，「子」字。

看出，而都
 照對，一寫
 正法，不與
 與友，在兩
 友，之，無
 頭，子，有
 獻，子，家
 獻，子，家
 一，之，之
 逆，以，一
 論，引，法
 證，不，節
 上，半，一
 此，不，一
 然，乃，爲
 之，抉，重
 不，一，一
 連，說，故
 與，文，一
 直，注，句
 與，到，堯
 可，上，文
 知，去，

不挾貴二

此句爲師之友之作觀

不挾貴三

文勢至此一歇下乃轉入至處

不挾貴四

繼應友德

，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尙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饗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此論交友之道，以「友德」一句爲主；「不挾貴」正以友德，而不挾貴處，至「天子友匹夫」爲極至。前從孟獻子費惠公晉平公逐屠視，逐節卸，一步進一步；逼到堯之友舜，然後暢然意滿曰：「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爲通篇歸宿。末節以「貴貴」「尊賢」，賢即德也，與起處「友德」相應。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

蘇云一折

孟子曰：「恭也。」曰

：「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

蘇云二折

：「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是以爲不恭，

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

蘇云三折

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其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

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曰：「今有禦人

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

蘇云四折

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於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

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

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

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于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道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

蘇云 又就孔子生二句

蘇云 整齊 平正 結

養之仕也。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陪非爲養也，

粘爲貧

而有時乎爲養。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

蘇云又粘辭尊

居卑二句授竹一間

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爲委吏矣，曰：「

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蘇云對結下字而有次第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

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

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

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

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引子思以明士

不可召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

欲往見之，不可
義當見之，不
君欲見之，不
一且心見，用
跌入寫法
對面寫法

友猶是平
等，召則
卑矣，是
高一層跌
法。

庶人一層
人推出，
妙，
子覆舉上
文，此一下
添此，况乎
一，字乃越
跌醒。

當仕行官
職，則非
市井草莽

「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推子思不愧之意

以位形德

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

？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

引虞人借形士不可應召

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

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

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

比照跌宕分出賓主輕重文法

：「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

最妙

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

詳明所以必不應召之意

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

此四句緊從欲入閉門生出見君子所以不見正為諸侯不以禮義耳引詩單證義路而出入禮門

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

之臣，亦一
以其官召
之，則一
非比，一
非多，一
非以，一
非其賢
一以召之
一末節看
一似文外
一似實外
一似中實
一似指

上節取友
下節取友
進乎古，
中乎古，
脫卸，一
重下節，
蘇云：一
句至進，
句下此
用折語結

亦在其中
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通篇論士不可往見，而士之不可往，却轉從君之不可招透出。前一節以分言，後六節以道言。然論分意輕，論道意重；故以「義路」「禮門」作通章歸宿。末節掉轉「不傳質」一意，首尾相應，則論分亦歸論道，不往見之意益明。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是通章關鍵
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間也？』王曰：『卿不

從他字，一賊生
一出一字，一以賊
一折之字，一却以
又先之以，一却以
順一先之以，一却以
纏一出字，一却以
收二出字，一却以
用法倒裝文，一却以

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

「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

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

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

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柎捲也；以人性爲仁義，猶

蘇云二句開

蘇云二句合

以杞柳爲柎捲。」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柎捲

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柎捲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

一轉有力

柎捲，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

結得斬截

者，必子之言夫？」

此節言性之善與不善，本無不善之性，而善性之發，皆由於心之動靜。此節言性之善與不善，本無不善之性，而善性之發，皆由於心之動靜。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

蘇云文勢稍緩

，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上下二字換他東西二字妙

蘇云入正意宕濠

」孟子曰：「水性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

蘇云急應

，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

蘇云振起

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

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

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

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

，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爲義內也？』曰：『行吾敬，

故謂之內也。『鄉人長于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

蘇云再起

蘇云婉轉開合

以「告子
曰：「一
或曰：「起
陪曰：「一
皆曰：「一
今非：「一
皆非：「一
三說掃盡

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

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

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

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

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

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

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

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

才亦善

以情善驗性善

蘇云波瀾

此八句中情善

蘇云再疊

此八句中性善

以下八句中才善

蘇云應才字

提出，天
性善源，井
指善源，頭

曰：「故龍
一」字一子
緊承故，一
人與我，一
類至，一聖
貫至，一聖

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

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

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蘇云二句收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

蘇云二句對

蘇云證

蘇云生下同字振起

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粃麥播種而耰之，其地

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

提授綱領

於不同處

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

正見其同

蘇云徑接

通章關鍵

蘇云轉

，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

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蕘也；屨之相似，天下之

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

心與我同，然用龍子，妙用淺之，極粗徐徐，言入徐徐，粗形不竭，情味不竭，蘇云：「反覆比喻，下如駿馬，高峻拔，水屋建瓴，可過勢不，獨無所心，然乎轉，一正意，筆力萬鈞。」

有此四句反跌末三句正面一抽便醒

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於我不同類也，則

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

此二節用遞落法

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

此節

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

收拾上文跌出心字蘇云又用同字總作一段

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

蘇云收入本意

；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

蘇云應聖

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

人同類

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一

此明人性之善，首節提出「陷溺其心」四字，便見性無不善處。「辨麥」二節，就物之同，引起人之

同，提出「聖人與我同類。」「龍子」節，至末節又就形之同，引起心之同，提出「聖人先得我心，」
「正見人之不異于聖，而降才不殊也，通章重一「心」字，起處提明。下面層層襯託，總以心理義
之同，見人性之皆善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

淋漓頓挫

，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

蘇云上下收放

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

與首句應

蘇云正意

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

蘇云證第一節

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

蘇云第二節

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

蘇云證第二節

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

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

蘇云：情思對；有照一。味，感概；郊。一。死。字。活。用。此。字。活。用。法。字。活。用。木。借。喻。山。以。起。下。節。一。一。兩。牧。之。之。歸。重。牧。之。之。下。上。希。對。看。幾。存。正。心。之。方。養。上。四。

何懸空說
末句方
點「心」
出「心」
字，是倒
裝法。

開口一無
或乎二
字，已在
節意，無
言前息，
跟子之，
孟王少
齊見于
進而王
之，孟齊
不又聽信
進見時亦
寒王之，
一王之，
智怪為？
何節當？
一步看進

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

亦與首二句應

蘇云四句

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

蘇云引證結本意

，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

蘇云證一句

蘇云就入喻

蘇云三句略收入正意即用喻意字面妙

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

反設喻

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

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弈

，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

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

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以此段引起下段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

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

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

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

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

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

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

，而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

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

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疇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

學一雖以與俱
法一是一二為選上
是，是，一翻二非
法，是，一翻二非
然也，一非
字他，正一坐
實他，不志
專心致外
神，一氣合
一，無，或，有
王，之，不，智
蘇云：對起
二，段，對，起
提，節，宛，轉
二，反，節，宛，轉
令，入，認，取
味，極，有，意

一語結住正逼皆有

蘇云進一步

蘇云反歸正

蘇云反

一意分作兩層

蘇云就承分作兩意

可見人皆有

跌起

蘇云：「分波三節」
作已不己
可殊非本
心到孟處
說直欲爲
此等勵人
聲一勵矣

以雞犬之
放心出
是相粗淺
處相形淺

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

從上節轉出一落千丈

宕起下處

駁正

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捨曳頓挫

此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首四節反覆推勸，以明秉彝良心，自必舍生取義，一一迫出「人皆有之」一句來。「一簞食」節，驗明「人皆有之」；「萬鍾」節，見是後來喪失。末節兩兩較量，慨人自失本心，正與「人皆有」節相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下二章以指形心，以桐梓同，此法皆用。推原意，倒點節收。便下點節，即收。用筆靈緊。

以愛引起，養從善。分出善不，善又從善，不善分。出貴賤大小，貴賤大小，小人出大人。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

低一層跌

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

蘇云結斬截

，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

一出折跌下句

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

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

別筆

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

蘇云兩出貴賤大小以明

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正繳一節，反掉一節，以養其小者，而養其大者之意。

蘇云兩段引喻又以後證前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槭棘，則為賤場師焉。養其一指

，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

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

適為尺才之膚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

『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

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

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

，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

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蘇云兩段意一抑一揚結

蘇云再折

蘇云用大人結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

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至於彀，學者亦必至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曰：「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

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與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攫其處子，則得妻，不攫，則不得妻，則將攫之乎？』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

蘇云：說上生下。

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雞，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

一爲開爲是體，一爲爲一
句之口，不自交爲原堯人
斷而以孟知負以一重舜皆
定已一子所，形字一，可

行，下，徐
節，一，不，言，難，堯，舜，本
節，一，不，言，難，堯，舜，本
節，一，不，言，難，堯，舜，本
節，一，不，言，難，堯，舜，本
節，一，不，言，難，堯，舜，本
節，一，不，言，難，堯，舜，本
節，一，不，言，難，堯，舜，本
節，一，不，言，難，堯，舜，本
節，一，不，言，難，堯，舜，本
節，一，不，言，難，堯，舜，本

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求字正與爲字應

蘇云結

蘇云應爲字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

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應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宋慳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

懷去仁者必懷去義者必
懷去利者必懷去義者必
理始補出子利者必
亦兩節備
互不可交
利便當此言
仁義思從此
比而重出
對但言想
不一可歸
一處仍用故
收何必仍用
利一必仍用
繳轉一必仍
文句正應
以前

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

欲抑先揚

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

推開說

，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

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

，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

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

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

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

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

決言其不可也。

鄒與任各守國專責，有陸與齊，平輔為相，止事理，已伏中，不之，平陸得之，根不。成享，明有，子不，鄒子，得平，子之，得之，妙在舍蓋，不露含，在屋廬，口說中出，方

之有也！何必曰利？」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

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

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

反面一逼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

，惟不役志于享，為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

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蘇云一折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

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

蘇云就引入仁

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

蘇云再折

已矣！何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

思爲臣，魯之削也茲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

『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

蘇云三折

可得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

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

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

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爲魯司寇，不

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蘇云藐視一世

蘇云：「
總下三段
蘇云：「
三段齊整
莊重，錯
綜古語，
氣勢甚稱
此節以巡
狩述職爲
省，省耕
補斂帶言
，入疆二
段，入疆
狩，申巡
言賞罰之
權，出於
天子，一
不朝三段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陪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

，，申述職
之，言征伐
天子；出
是故天子
承上征伐
文起下案
以之罪列
伐之先禁
此節以禁
五霸一禁
犯禁以諸
句罪斷一
侯罪案上
文法與諸
節同。

。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彭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此章有殃
民歸二
意以斷殃
重在案戰
一罪以戰
齊一罪以
步是進下
縱而不殃
過制而殃
干先王地
典制王亦
勢先王亦
緊挽耶必
節上到殃
仁當道？
仁一且重
二然且一
三木必便
含勝意仍
戰語意仍
上歸去殃
民仍意仍

必懼子引之故未責慎子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

一句斷定

；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

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

以天子陪諸侯

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

此層先引舊制立案尙寬下引齊魯始封

一層更緊

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

專引齊魯爲證者以魯伐齊也

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

轉入魯過制

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

緊接所損翻跌

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

此，然且仁者不爲，况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

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看一非一折足正見
 先王定制
 畏然可
 仁者不為
 之意已盡
 殺人以盡
 民繳轉句
 搏本旨，殃
 收制結應
 過制殃民
 句便見二
 十取一之
 法，取可之
 于，行而
 不可，兩
 中，到，兩
 意，俱，兩
 申，明，兩
 邊，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

「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

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

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

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

不能一朝居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

蘇云截上生下先設喻

，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

蘇云詳說貉

連疊三無字句語長短參

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

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

一承必所者，自，所之，郭，所二一
句濶多取少惟不故出少是所無二
收下，亦，所能所者。所三無之，穀
足，相不故費多費少惟貴句城少是

標點增補蘇批孟子

轉入申說中國

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

跌

寡，且不可以爲國，况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

蘇云對說

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用此句陪說作對收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

呼

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

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

應

吾子過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

蘇云

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

三反覆

蘇云應卽以喻意作

「否。」
「多聞識乎？」曰：「否。」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曰：「其爲人也，好善。」
「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

蘇云又進一層

下，而况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

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緊一故一上字
推承上字
意一轉一
字一與一
先一與一
應一，一
以一，一
承一，一
貴一，一
就一三
一上
看文
有意然
悟光景
而

總結有力

此二句虛

此四句實

由一于盡
性一逆一
用一知一
知一用一
二一以句
性一知一
下性。二一
轉一以句
關一作一
。上知順
。上知順
。上知順

孟子曰：「教其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以引凡民
發傑起
一若夫
二句轉
四而
民在
不待興
間傑與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過人遠矣！」

兩頭，筆
緊而活，
亦一逆一
應法。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孟子曰：「借霸形王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接言皞皞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夫君

同應霸者

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

脚，俱是
點醒語
又孟子
文法一

「孤臣孽
子」是「孽
疾」是「疾」
「達」是「達」
「德」是「德」
「慧術」是「慧術」
「智」是「智」
「虛」是「虛」

，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簡處用逆
用，實證處
順。

蘇云：「
一步進一
步。」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

根于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

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

二段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

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

蘇云即上文經司語

飢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

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

蘇云引喻

，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

蘇云引綴語

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
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
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
濶，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
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

貧賤者
心之入
也，即正
意，字用
喻，此法
用，孟子
此字多

，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軌，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

蘇云：「此字明白，清斷得一。」

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

蘇云一句起

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

蘇云二段詳說

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

蘇云二句

便結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

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之使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乎？」

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

找上中自具指點神理

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

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殉一字，
俱下得奇，
警。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

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思小功之察；放飯流歡，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通章結脈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

所愛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

轉入主意二句提綱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敵怨，東面而征，西

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

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

湯好仁無敵

武王好仁無敵

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結應焉用戰？！』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

於妻子。』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

收句從聞
風興起，
低徊憑弔，
窮。慨慕無

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

蘇云

結一句更繳前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

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高子曰：『禹之聲，尙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

即借「茅」
字作「茅」
一物欲「茅」
妙字。

二句斷就入喻

蘇云：「
以說句答
却法事。」

有性也，則有命也，則有性也，則有命也。
有性也，則有命也，則有性也，則有命也。
有性也，則有命也，則有性也，則有命也。

力與？』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

伸命抑性

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

伸性抑命

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

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豎，又從而招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君子以有
才爲幸，
小人以持
信然。幸，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廖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

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古制最重，我若無古制，本領言不免大，言自誇耳，安能藐之？

！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椽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總上跌出下句

應藐之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

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

：「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蹢蹢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

蘇云鋪張引入鄉原

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
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
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
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
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
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
乎爾。」